

一夜夫妻

老何是个律师，刚刚在街上挂出自己的牌子，正是要大干一番的时候，妻子却在这当口病倒了。没办法，老何只能一边忙案子，一边抽空到医院照顾。

来了几天医院，隔壁病房的一对乡下小夫妻引起了老何的关注。

听护士说，他们是刚结婚的小两口，头天晚上进的洞房，第二天新娘就病倒了。一查，新娘患的竟是一种不治之症，医生说最多只能活六个月。也就是说，这对小夫妻注定只能做一晚上的夫妻了。

这天，老何照顾完妻子出来，刚好看见隔壁那位倒霉的新郎坐在走廊上，他长得挺憨厚，双手捂着脸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一副沮丧透顶的模样。

老何在旁边坐下，跟他套起话来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算认识了。

新郎叫石头，娶的是邻村的二妞。石头家的家境在他们村算是好的，办这门亲事花了两三万，没想到刚度过了一个洞房花烛夜，老婆就得了这绝症，医药费又花了两三万，几乎把家底掏空了。

老何安慰了石头几句后，习惯性地用法律思维沉思了片刻，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们登记了吗？”

登记？石头摇摇头说：“还没有，我们那里都是先拜堂，登记以后再说。”

有解救！老何眼睛一亮，一拍大腿，“你们还没登记，在法律上仍不是合法夫妻。也就是说，在法律上，你完全可以不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！”

石头听着，也是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”接着眼神又黯淡下来，叹息道：“可我们到底拜过堂了呀。在乡下，拜了祖宗，入了洞房，那就是两口子了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！”

老何微微一笑：“小伙子，你还不理解呀！你那是习俗，咱讲的是法律。”接着，他耐心地给石头上了一堂普法课。石头听了半晌，脸色变得犹豫起来。

老何又想了想，突然灵光一闪，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老婆知道自己有病，所以才跟你结婚的？”

这话一说，石头立刻惊呆了，茫然地摇摇头。

老何就给他分析：石头家家境在当地算不错的，石头人好老实，而他老婆家属于贫困家庭，而且他们只见了一次面，女方就一直催着他赶快选日子成亲，这足以证明女方家是有预谋的。

石头听着听着，脸色变得铁青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大步走进病房，气愤难平地责问妻子：“你老实告诉我，咱们成亲前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得病了？你们家是不是故意来坑我的？”

妻子二妞的脸顿时惨白如纸，她惊恐地望着石头，说不出话来。石头狠狠地一跺脚：“你说呀！到底是不是？有你们这么坑人的吗？”

二妞移开眼光，望着别处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好半天才哽咽着说：“石头，我对不起你……这是媒婆出的主意……我和我爹本来也觉得不能害人，但我爹实在没钱给我治病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病原来治不好的。要是晓得治不好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害你啊！”

石头听罢，愤怒地吼了一句：“我打死这个老媒婆！”

二妞擦了擦泪水，平静下来，说：“石头，你回去吧，别管我了，就当咱们没成过亲。我不会怨你，真的！我欠你的，下辈子再还你吧……”

石头没有说话，只是胸脯激烈地一起一伏，他咬了咬牙，扭头走了出去。

老何拉着石头，重新在椅子上坐下，说：“你瞧，我猜得一点儿没错吧？”接着，他给石头出主意：他这桩婚事，在法律上有诈骗的嫌疑，幸好对石头最有利的一点是，他们还没有登记，不是合法夫妻，石头非但不必承担做丈夫的责任和义务，还可以向女方家追回彩礼和医药费，甚至可以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。

石头听罢，抱着脑袋想了半天，喃喃道：“这样不太好吧？怎么说，我们也是拜过堂的，而且、而且，也真做了一晚夫妻……”

老何一听，简直感到石头有些不可理喻了，他不禁提高了声音：“你怎么老想着拜堂？这根本是两码事！我可以用脑袋担保，你这个官司百分之百可以打赢！”说罢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去。

石头接过去一瞧，惊讶地说：“原来你是律师？”

老何点点头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记住，千万不能意气用事，要一步一步按照法律程序走。如果有需要，随时找我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回到律师事务所，老何显得很兴奋。他是个半道出家的律师，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刚开张，正是迫切需要在这个城市打响名头的时候。石头这桩案子太特殊了，他只要接下来，然后请几家媒体，炒上一炒，他也就成名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何来到医院时，却发现石头不见了。老何忍不住问床上的二妞：“请问，你爱人呢？”

一问，二妞立时泪如雨下，扭过脸轻轻说了句：“他回去了……”

老何不禁皱起了眉，他担心石头跑回去找女方兴师问罪，万一他们双方悄悄地私了，那还用他这个律师干什么？

到了傍晚，老何再去医院时，却听见护士那里炸开了锅，原来二妞也不见了。

老何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二妞这身子骨，一个人跑去外面，能活几天？二妞一死，这个案子的轰动性恐怕就大打折扣了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石头急匆匆地回来了。老何忙一把拉住他：“你老婆跑到外面去了，快把她找回来！”

石头大吃一惊，飞快地冲进病房一看，果然见床上空空的。他急坏了，转身就跑了出去。

过了一晚，老何又来到医院，发现二妞被找回来了，看上去面无血色、奄奄一息的样子。石头正手忙脚乱地给她梳洗，一边忙乎，一边喋喋不休地骂她：“你跑什么呀？我又没说不管你，你以为我就这样扔下你吗？”二妞怔怔地听着，只知道流泪。

老何在外面等了一会儿，等石头出来了，就拉他坐下，责备道：“你跑回家是不是找媒婆算账去了？哎呀，我告诉过你，一步步都得按法律程序走，你这样于事无补！”

石头疲惫不堪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哪有时间去找媒婆算账？我这趟回家是去拿钱的。”

老何一听，感到很意外，接着问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件事。

石头烦闷地挠着头皮，说：“我现在脑子乱得很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何律师，你让我好好想想吧。”

老何提醒道：“你要抓紧，因为你老婆的病说不准，随时都有可能……人一走，事情就麻烦得多。”石头默默地点点头。

又过了几天，老何看见石头仍旧像过去那样，跑前跑后地细心照顾着二妞。他天天提醒石头，要趁早拿定主意。可石头依然犹豫不决，除了唉声叹气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
这天，老何又来到医院，发现二妞的病床空空的，两人都不知去向。老何大吃一惊，跑去一问护士，原来他们昨天下午出院了。

老何又喜又忧，心想：石头应该是想通了，他让老婆出院，估计是要送回娘家去。但不知道这个石头会不会照他说的话做，会不会记得找他。事情到了这步，老何只能耐心地盼着石头打电话给他了。

过了两天，石头还没有打电话来，老何不禁着急起来。想来想去，他往医院打了个电话，试着问问医院有没有石头的地址。

结果让老何很意外，院方说，早上石头把二妞送回医院了。于是，老何立刻风风火火地赶到医院，找到二妞的病房一看，果然见她好好地躺在床上。

才两天不见，二妞的病仿佛一下好了许多，她穿着红艳艳的衣服裤子，头发梳得很漂亮，原本没有一丝血色的脸，竟然也有了红晕，眼睛里闪着活潑动人的光泽。

老何怔了怔，没看见石头，就笑着问二妞：“你看起来好多了，你爱人呢？”

二妞一听，有些嗔怪地说：“他呀，出去买东西了，我不让他买，用旧的就行了，他非要买……”她脸上带着笑，眼里却默默地流下幸福的泪水来。

老何暗暗称奇，坐在走廊里等石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石头提着个大袋子，从外面大步走了进来。

老何喊住他，迫切地问：“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找过女方家了？谈得怎么样？”

石头笑了笑，说是陪老婆回了趟娘家，但什么也没谈，因为乡下有个习俗，新娘子婚后两天要回娘家住，他们已经迟了。

是这样呀，老何沉吟一下，问：“你……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石头淡淡地说：“我知道，花再多的钱也是治不好的，但总不能丢在家里等死吧？怎么说，我们也是拜了堂的，到底做过一夜夫妻，钱花了就花了吧，以后再挣。”

老何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，心里失望透了。他苦苦等待着这个机会，想不到这傻小子竟死钻牛角尖转不过来，看样子，注定要当这冤大头了。

这么一想，他气愤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样做的确有情有义，但我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，并不支持你这样做，这样对你很不公平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每个人都应该根据法律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……”

石头低着头，听老何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，忽然生气地打断他的话：“法律法律，什么都讲法律！法律重要，难道良心就不重要吗？”说着，回头一指病房，眼睛立刻湿了，“她也就几个月的命了，还有什么值得跟一个快死的人计较的？何况她还是我老婆，我就想让她高高兴兴过完剩下的日子，也不枉我们做过一夜的夫妻！”说完，从怀里摸出两本红彤彤的本子。

老何接过来一看，一下子愣住了，这两个红本子竟是他们的结婚证！

石头把结婚证拿回去，“啪嗒”，结婚证上滴上了一滴眼泪。他小心翼翼地抹了抹，塞回怀里，抬头说道：“何律师，说起来也要感谢你，谢谢你提醒了我，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！”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迈进了妻子的病房。

在很多女孩心中，最美好的爱情应该跟白雪公主的故事一样，即便生活中遇到重重阻碍，但想象如果有个足够爱自己的人，从此便可以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。

而在现实生活中，那些被爱情拯救的“白雪公主”，就真的幸福了吗？

若结婚是为了让爱情更美好

那注定会失望
在小E看来，自己的婚姻一开始非常完美。

大学恋爱，毕业结婚，在她最迷茫、无助的时候，是爱情和婚姻给了她希望的曙光。

她有了爱自己的男人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，再也不用看父母的心情过日子了。

于是，她格外珍惜婚姻，为了做一个好妻子，除了努力工作，还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。

她觉得只要老公能专心工作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三年后，他们的孩子出生了。

他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升职，他变得更忙了，孩子和家务更理所当然成了她一个人的事情。

虽然很累，但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看着丈夫的事业越来越好，她也无比开心。

只是，有时候当丈夫回来时，她也想跟他说话，但常常说上几句就看着丈夫一脸的不耐烦，她只好有趣地回卧室陪孩子睡觉。

就在她觉得所有人的婚姻都应该这般忍耐时，无意中瞥见先生手机上的闪过的一条信息：亲爱的，在干嘛？

她感觉自己像触了电一般，才想起他和丈夫之间已经许久不再有这样亲密的互动了。

她开始找他吵，问他要解释，规定他回家的时间，要求他一起分担家务，他总是有很多理由拒绝。

那些以前看来无比正当的理由，现在她一个也听不下去了，她觉得他已经不在乎自己了。

她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，回顾多年来在关系里的辛苦付出，她抱着自己失声痛哭。

想着当初嫁给爱情时的幸福，再看到如今生活中的处处憋屈，她不明白为何自己这么努力，最终还是嫁给了缺爱的婚姻。

小E的疑惑，也是目前很多女性正在经历的情感困境。

在关系里，她们努力付出，成了关系里最包容、最理解、最善良、最体谅的伴侣。

可最终不论是她们的丈夫，还是他们自己，都在这样的关系里感觉到无比压抑。

若婚姻中少了这个阶段
无论多少爱都会变成不

经过婚姻的挫败，小E想到最初爱上他的时候，无论做什么他都十分支持，所以在一起时她感觉特别舒服。

而现在当地告诉他想换个工作、想出去旅游时，他顶多只是随口附和一句，并不真的用心替她考虑。

在她绝望的时候，她想到了离婚，然而丈夫依然不愿意跟她谈离婚。

为了孩子，她希望能好好的结束婚姻，只得想办法去说服丈夫。

可是为了完美的离婚，丈夫不配合，她又被卡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在小E的心中，她觉得如果丈夫爱自己，就应该主动照顾自己的感受，至少应该在自己表达想法时，给一些建议、帮助或支持，不应该只是冷眼旁观地看着自己。

这看起来是关系里很正当的情感需要，却从某种程度上凸

显出了小E成长中的缺失。

因为，一个心理独立的人，在遇到反对或不支持时，常常会有办法去坚持自己，而小E却格外渴求先生的支持，需要先生的足够的爱才能开始任何行动。

当我们回顾小E从恋爱到婚姻的整个过程中，发现即使已经进入婚姻，他们的关系却没有经历磨合阶段。

所谓磨合的功能在于，让两个人因为爱情而结合的人，在冲突和矛盾中，让彼此都能保留很重要的一部分自我，也容得下对方的那部分自我。

看起来小E在努力经营婚姻，实际上她更像是在完美自己的爱情。

她渴望通过用付出去换回对方更多的体贴和理解，却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赶快牺牲自我，而是去坚持最重要的那部分自我。

在婚姻里，无法坚持自我的人一开始总是不求回报地付出，直到对方让自己失望时，又拼命索取回报。

他们亲手建立起一段不平等的关系，又亲手毁掉这样的关系，最终把责任推给对方去承担。

所以，当你想要一份足够好的婚姻时，并非是你需要选择一个多么完美的人，而是取决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不惧冲突，并且可以在冲突中坚持自我。

每一段的婚姻深入，都需要两个足够心理成熟的人去hold住磨合过程中的关系颠簸，才能让婚姻从爱情的虚幻中落地，开始无缝对接到现实的生活。

从不被爱到学会爱
隔着多远的距离

当我接触越来越多的案例时，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：

不被爱，不是因为因为遇到的人不对，而这更像是一种重复的关系模式，在一些女孩的人生中不断复制出相同的痛苦经历。

她们的经历大多数有这样的特点：

1、在成长过程中，父母对其情感关注极少，甚至完全无回应；

2、感到自卑，渴望获得理解和支持，又总是失望；

3、对爱情或婚姻寄予很高的期待，进入关系后很快失去自我；

这些特点显示出，在她们生命的早年，父母没有给到她们足够的情感回应，支持她们发展出足够自信去走向独立。

于是，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能够以自己为中心的人，或者是一个自己理想化的人，与之相结合来发展自己残存的内心渴望。

如果幸运遇上这样一个人，那个内心缺爱的窟窿看起来在这一刻已经被补上了，这会让她突然有了足够的勇气去工作、去生活、去面对人生挑战。

更好，但对方可能不愿意再变回从前。

历了许多伤害后，在理智上接受他终究是不爱自己的。

不管是否觉得自己应该离开，而要把一个填补自己内心窟窿的人从自己的期望里拆除，无疑就会再次暴露自己的窟窿。

这很容易让她们跌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，不得不回到跟父母的关系里去纠缠来填补缺失。

所以，许多女性明知自己应该结束一段关系，但是却无论如何也结束不了，是因为忽略了这段关系曾经对于自己的意义，忘记了不管关系怎么变，那种曾经的感觉或许直到今天依然是自己内心的重要支柱。

从不被爱到学会爱，隔着多远的距离